

門ル呂4
番 1940
卷 1



二
道
游
簿





北道游簿敘

古人有云天下山川勝槩之地好之者未必能至者未必能言者未必能文蓋兼此三能而後可稱為薦好者矣門人長戶士讓有濟勝癖又富勝具動輒行滕飄然裹糧出遊遐探邃討必窮其竒恚能以文發之歸則成裘頃日眎

其北道游薄受而讀之自濃而驛而加
而二越及奧其所經歷山川道里民風
土俗琳宮梵宇廢闕故墟井然條列
瞭如指掌殆使讀者若身至其境乃
所云三能兼得者耶蓋非其好之深且
篤則爲能如是乎余宿同其癖具亦不
乏而一官縛身不能如意往辛遊觀熟

海函嶺今茲攀拜晃山 閱宮目得
略窺山川勝槩自謂在儕輩中頗能至
者但其言之不文不足以發揚其恠偉
特絕之觀心凝形釋之適此則可恧
矣士讓曩遊於豆之石廊奧之松島
皆有記余因德惠俾續刻云
天保十禩星次屠維大淵獻南呂月

培齋林鈔題



菱湖卷大任書



北道遊簿序

峻峯絕壑。嶢嶢而岬。嘈者猶文之有抑揚起伏也。大河長江。浩瀚而洄。汰者猶文之有跌宕雄偉也。平流漫波。猶其紆餘也。怪巖危巘。猶其機雋也。土石草樹之點綴鋪叙。與夫雲煙風雨之出沒開闔。亦猶其斡旋與奪變化百出而不可窮者也。夫東山道之為地。東海為之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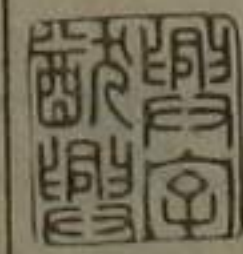
北陸為之背。濃江為首。奧羽為尾。而層
復隆高。至飛驒而極矣。其間山川。概皆
巖壑秀拔。洶湧衝激。蓋亦文之最壯而
奇者歟。然以其在於僻境。且絕嶮也。探
討而記述之者。亦已罕矣。友人長戶士
讓。嘗一探討。得記二弓。題曰北道遊簿。
近者將敘之於版。徵予序。受而閱之。其
躅從濃至驒。經加越奧。而來江都。其所

云天下山川之最壯而奇而文者。莫不
悉收而詳錄焉。且所在家國之興廢。與
事蹟之泯沒者。歷々具載。無或遺漏。則
不啻著其奇。而又將補史氏之闕也。不
亦偉乎。如此者。雖以士讓之才之文。抑
亦非造物者。默相冥助而然耶。雖然。文
之為文。豈徒山川與詞翰已云哉。將必
有大於茲者焉。夫經緯人道。黼黻一世。

燦然斐然。用宏茲賁。即造化之文。亦藉以立。孰若斯為大乎。然其事綦難。匪易。輒言。第志則不得不然耳。余之於士讓。嘗為同窓。固知其志不止於區。詞翰也。且勗以遠者大者。亦友道之宜然歟。天保己亥仲秋上澣。

讚岐

川田興撰



北道遊簿卷上

美濃

長戶讓士讓著

文政己丑季夏。余歸舊里。掃展先塋。訪勢尾間諸友。還至岐阜。寓姉夫安藤正修之百曲園。彌月矣。將欲取路北陸。以復赴江都。會北勢原迪齋。托其子玉蟾遊學焉。於是鞋鞮千里。得不蕭然。乃記其行程。以供他日卧遊。

七月廿六日。午後啓行。渡藍川。過長良村。望百百峯。

於乾位。織田黃門秀信之在岐阜也。其良有百百越前守安輝者。居其地。山之所以得名。踰土佛峽。有異石。晶瑩可鑒。呼曰鏡巖。所謂石鏡。蓋亦此類。渡飛驒瀨川。抵白金村。路歧為二。右折二里。可出於關村。昔有名治志津兼元住此。至今傳其鍛法。良工多萃焉。左轉歷下有知松森二村。抵上有知地頗殷盛。市端鬱秀者。為鈍尾山。一名藤城山。係佐藤六左衛門秀方城址。秀方仕總見公。實吾師一齋先生之先也。夜訪村瀨士錦。置酒使其弟秋

水及族太一。門人田邊淇夫數輩伴接。酣暢縱談。至更深始散。士錦嘗受業於賴子成。以其所得教授。就學者稍衆。秋水工畫。

廿七日。過曾代村。民家多養蠶製絹。故傍近所出。亦稱曾代絹云。四望山巒競秀。如列屏障。殆有山陰道上之想。稍行又逢藍川。此為立花渡。左見牧川。翠浪溶溶。自西北山間來。岸次十餘村。製紙為業。所謂美濃紙。溥資天下者。多出於此。行三里許。抵下田村。藍川稍窄。中多暗石。舟楫之運。止於此。歷

北道遊記卷一
二
刈安村。至梅原村。雷雨俄作。乃宿。

廿八日。山路陂陀。歷乙原千虎諸村。至八幡城下。投宿。訪山內山田田中蘆田諸氏。皆吾親戚也。聞北六里山間。有阿彌陀瀑。直下百丈。極為偉觀。其傍巨池曰村摩。此為藍川之源。亦多水石之勝。余欲枉程造觀。土人云。夏秋間道路第塞。多毒蝎。乃止。廿九日。東北沿溪而行。抵吉田村。雨驟至。暫憩民家。一老農曰。村西有水。宇禮山。山間巨湫。為靈物所栖托。頃日多伐山木。投之。觸冒其怒。以故無日不

雨。余因憶昔人詩。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百里雲濛濛。三日雨不已。無乃是乎。歷神谷小楠。見畑佐諸村。忽見一水當前。迅湍滂滂然。乃知錯路至此。遂揭之。水底石滑。取步甚艱。上岸始得正路。出於阪基村。村北山巒橫亘。繚成垣墻。稍入深峽。陡暗如昏暮。微風不動。溽暑熏人。既而急雨又至。懸溜迸注。渾身為之濡徹。嚮者熏溽。變為冷爽。使人肌膚生粟。山頂為濃飛。二州界。抵大原村。置關譏察行旅。授以行券。此間沿途溪聲琤琮。如聞鈞天。

北遊錄卷上
三
之樂。而秋花爛熳。挾路爭發。如行錦繡障中。耳目俱勝。頓忘道途之勞。至楸谷。一境在深谷底。劣窺天色。民家星布。樵牧為業。余扣數家乞宿。皆拒以無米。得一寺投之。曰楸谷寺。炊稊供之。是夕有京僧來說法。村民集聽。喧啻殊甚。及夜深人散。忽聞有聲。雪然起於枕上。余適夢覺。以為風雨驟至。徐察之。泉流之注壑也。可謂清絕矣。

八月朔。嵐氣濛昧。不辨咫尺。待日高而發。躋龍峯。窄崿可駭。見一大石。形如馬身。有連錢紋。呼曰龍馬

石。不知造化何以致此奇巧。非人工雕鏤所能及也。俗傳神聖之世。龍馬天降。化為此石。飛驒之名。繇是而起。恐是後人誣說。按日本紀。飛驒作斐陀。萬葉集作斐太。和名鈔作比太。皆可以證古昔之稱謂。又風土記載。本州舊繇美濃。

天智帝之營大津宮也。郡多輸良材。馬馱疾速如飛。因改稱飛驒。蓋風土記久既亡逸。今存者多出後人附會。不可信也。或云。邦言呼襍積為飛驒。本州山巒摺疊。如衣之有襍積。所以得名。說雖淺近。

庶乎得之。東望騎鞍嶽。頂成凹字狀。秀削攬天。實
州中巨山也。其北為笠嶽。又其北為槍嶽。又其東
北為硫黃嶽。各呈詭姿。其他殘山剩嶂。箕拱屏展。
盡萃於一矚。可謂奇觀矣。歷中野二侯二村。又攀
山路。頗嶽巖。抵有巢村。地稍坦。田種稊麻菽黍。就
隴上架高棚。問之曰。警夜人所居。以防豺狼之害。
經三谷村。溪水匯而為潭。曰石楠淵。地多石楠。故
名。村家百餘。以木皮葺屋。以板為壁。此間民屋率
皆如此。以便於禦風雪云。福寄藤瀨二村之間。以

石塹引溪水。澄清迅駛。路與之相左右。至牧洞。衆
溪回轉。滴為深淵。水色紺碧。有雙橋架其上。宛如
虹霓。真畫景也。躡小系阪。相傳古昔陶工小系者
居此。抵三日町。其東南為西一色村。有
照祖廟。金森氏奉之。使山民嚮化云。其北松倉山。
有三木自綱自綱一作賴古城。三木氏之先。曰忠右衛門
正賴。北朝應永十八年。使京極近江守高員。征國
司姊小路參議尹綱。拔之。時正賴從軍有功。後高
貞加食本州竹原一鄉。正賴又來管其租。本州之

有三木氏。實自此始。正賴子右京進久賴。以兵取益田郡。始彊。久賴子修理亮重賴。移居上村。益圖攻略。重賴子直賴。稱大和守。永正大永間。滅豪族東氏。同氏阿多。楚氏蠶食馬瀨鄉。築櫻洞城居之。直賴子即自綱。嚴稱大和守。又稱右京大夫。落髮號久安。永祿紀元。伐高山氏山田氏。威振一州。娶於美濃齋藤氏。以為彊援。與越後上杉霜臺通好。又滅姊小路支族牛丸氏。冒姓姊小路。自稱國司。方此時。鍋山氏畑氏大谷氏岡本氏皆降附。無敢

與之抗者。永祿七年。甲斐武田機山使山縣昌景攻之。亦不得志而去。其一時之盛可知也。天正三年。金森長近父子率兵一萬。自越前口來嚴。久安防戰不能支而降。後終於京師。其子秀綱奔信濃。為土寇所殺。三木氏亡。按佗書記載。三木氏之事多失其實。故余略叙其世系。以備史家之采擇。又其北宮村有一宮。乃祀典所載水無祠是也。宮川實出傍近山中。至祠前。滲伏不見。蓋伏流也。俗傳往昔本村大幢寺開山和尚坐禪石上。時有一老

山道遊覽卷上
六
翁就聽密法。臨去曰：我一宮神也。何以報之。和尚曰：吾無所求。但此間水聲喧飗。亂我諷經。願遏之。自此宮川忽然滲枯。過境又流。因有此目。妄誕可笑。其東北接山口村。有位山。以一位木顯。一位木即禱也。古昔此山所產。供御笏之用。今則不然。閱雪玉和歌集。載國司基綱奉御笏之什。事蓋在明應文龜間。其後至戰國。倥偬之際。輟此事者歟。迄元和二年。本州千光寺僧亮輝入京。因廣橋亞相兼勝奏進。後水尾帝兼勝書報亮輝謂。

帝喜其能舉廢儀。其書藏在一宮神庫云。過新宮村。畑佐山在其西。山田紀伊守所據。歷春國上岡本二村。境漸敞豁。田疇罽布。至高山宿。市口有鉅橋。架於宮川。縣令解舍。傍水而建。此地阡陌交通。煙火繁稠。又多巨商。不謂四塞皆山。而有此廣衍之境。是日屬八幡祠祭祀。兒女靚服。喧闐溢路。土俗之盛。可知矣。天神山古城在其東南。永正間。高山外記居之。至永祿之季。三水久安。使叔父長門守久綱戍之。蓋小堡也。金森氏之就封。大興土木。

北道遊覽卷上
七
自天正十六年。至慶長五年。竣功。及五世孫賴時。移封出羽上山。寶元祿五年也。先是國家下令。盡隳天下山城。而獨不及之。至此加俟參議某。奉命隳之云。

二日。出閱市廛。至一番街。訪田中大秀。致尾人植松茂岡手簡。大秀嘗受國學於勢人本居宣長。頗富著述。中有飛驒史傳數卷。余因問以此州古今沿革。山川謠俗。大秀為說其略。娓娓可聽。是夕逆旅主人。亦為余說騎鞍嶽之概。曰。其麓跨益田大野。

吉城三郡。頂則盛夏有雪。登三里許。雜樹蔽虧。仰不見天日。其上多樅樹。高皆可三四尺。土黏利。又其上松藤為山風所因。交絡鋪地。蹈而躋。數百步。土色丹赭。有原亘一里。自此以上。土色玲瓏純白。有清泉數道。但毒瘴甚深。故香火嶽神者。皆至此回踵。絕頂曰御前。相傳有古祠。然振古無有能至者。山間又有四十八池。而其一字生池者。歲旱。則鄉民雩於此。其程冒夜而往。翌午而還。往歲官命捕鵜鳥。即此地。

北道邊海卷一
三日發高山北入山逕西北七日町有國分寺藏子
烏刀刀係平氏傳家寶物自將軍貞盛世寔諸宗
家屋島敗績後歸於支族本州江馬小四郎輝經
傳至裔孫輝盛迨輝盛敗死夫人梅尾氏潛贈之
其兄越中人兵衛祐邦江馬氏遺臣有川上小七
郎忠尋者誘殺祐邦奪之而還金森可重之莅州
也欲上之官本多正信曰此平氏之物也何足貴
重可重乃使僧都玄海付諸此寺夫子烏之為名
刀天下所哄傳也而廢置如此神物顯晦亦有數

而然耶踰黑巖阪抵三福寺村昔有三佛寺而廢
後訛曰三福寺以名村寺址在山間至今徃徃出
古瓦好事者或以作硯云西南鮎先山有畑六郎
左衛門安高城址安高數世邑於此亦為金森氏
所滅渡溪橋自上野村左折至町方村永祿天正
間有鹽屋筑前守者以此地為本城以古川屋城
為支城頗奮威於一州既應上杉氏進兵越中攻
略猿倉城氣力稍驕遂為尉尾城主某所滅一曰
佐久間允盛柴田勝家討滅之古今治亂記載白

屋筑前守秋貞者。豈其人歟。甲陽軍鑿亦載。白屋筑前守。有飛驒半州。按京洛本法寺開基日英。師曰親。實為鹽屋筑前守子。又本州有地名鹽屋。蓋其族所出。由此觀之。二書作白屋訛耳。自此行松樾下。涼風謾謾。衣袂掀舉快甚。又轉抵下坊村。躡八町阪。詣千光寺。古昔有二十四子院。武田機山欲攻三木氏。先火之。天正之季。僧亮輝玄海。戮力興葺。才存舊地。正堂置宿儺石像。其形具兩面八肢。其記略云。昔有宿儺者。即觀音化身。欲布佛教

於天下。實創營此寺。時得袈裟一領。觀音像一軀。於山間。故名以千光。又有袈裟山之目。按仁德帝紀稱。飛驒國有賊。曰宿儺。為人一體兩面。手足各四。前後佩劍。四手並用弓矢。以掠略人民為樂。乃遣武振熊難波根子誅之。繇是觀之。兩面八肢之說。雖涉怪妄。其傳既久。好事者。因以緣飾之。欲靈其地耳。東南日面村。即宿儺所產。有巨窟。裕谷洞開。中如有一境者。古來莫能窮其深廣焉。踰孤椽嶺。至栢原村。溪水潺湲。繞太江杉崎二村。

與宮川合。謂之細江。萬葉集中所賦名勝也。杉崎古城。國司姊小路氏累世所居。當時稱曰柳御所。按姊小路氏初受任南朝。數傳至參議尹綱。北朝討滅之。以左中將特言為國司。特言於尹綱為近族。後尹綱子參議昌家。又陞此任。昌家子參議俊中。納言基綱。基綱子中將濟繼。濟繼子左少將濟俊。相繼居職。濟俊早夭。弟季綱代立。時家政稍衰。迄天正之初。為臣族陵奪。小島氏保此城。牛丸氏據小鷹利城。向氏據信包城。至其盛衰顛末之詳。

則不可得而考矣。出村左折。有一帶清流。曰荒城川。修梁架之。曰少林寺橋。昔時水次有少林寺。故存其名。取路北岸。遡之數百步。又轉迤入山。逕飛泉掛壁。名白糸瀑。珠沫霏霏。清景可翫。還反踰橋。沿南岸而下。水勢悍急。與石相搏。澎澎騰響。兩岸林篁斷續。人家錯落於其間。景物之竒。恍如圖畫。抵宮地村。謁河伯宮。所謂荒城神祠也。出村。礮田綺錯。頓覺敞朗。此間總呼曰八日町。詣安國寺。正殿置等持公兄弟之主。寺舊係等持公所創建。瑞

嵩光師始住之。後罹兵燹。但開山堂。經龕免燬。光師像儼然如生。真古塑也。主僧彭首語曰。藏古佛經。因請觀之。有大德二年序文。乃是元時斬本耳。至寺後。謁江馬輝盛墓。自寺門南望。箕輪山峙於左。其麓有白米古城。牛九搗津守所據。地乏水。昔者嘗遇敵來圍曠日。欲使城兵渴死焉。城中太窘。乃計以米擬水。作洗馬狀以示之。敵望見以為有水。果引去。因有此目。其右為梨打山古城。乃輝盛戰沒處。兩山之間。遙見一村。曰桐山。其間總呼稱

八郎垣內。俗傳鎮西八郎為朝竄伏於此。置八幡祠。以禱恢復。其他所傳頗詳。但為朝幼謫於鎮西。後流於豆海。則無緣居此地。是為可疑耳。出寺右折。踰巨阪嶺。峻級如梯。逾上逾峭。雲鳥皆在目下。至筵休。得清泉掬飲。困汗頓乾。此間上下纔一里。而其險巖。則函嶺不啻也。稍下即巨阪原。頗曠。古城郡連山起伏。步武換觀。亦佳矚也。傳云此原每有携鋏器過者。雨雹輒起。變不可測。故州人相誡不敢犯。獨不禁帶雙刀者。本州如此者。凡五處云。

抵巢山村。憩藥師堂。古木參天。涼陰可人。過山田寺林二村。回繞山根。至舟津宿。小市會也。夜訪邑長川上。要助其妻小野寺氏。余族從妹也。

四日。過高原川。懸崖急流。無由橋航。架以藤橋。其制編藤。橫排之。長三十六丈。濶三尺許。以掛半空。不樹一柱。但踈踈布板其上。以便措足耳。吳船錄述蜀道繩橋曰。大抵如漁人曝網。漆家晾彩帛之狀。頗與之相肖。又海島逸誌載。用竹篾連綿斜結。濶七八尺。長十餘丈。兩邊以藤懸掛樹杪。形如月

橋。浮空搖曳。名曰藤橋。蓋其說與之不相遠。而藤橋之名。彼此符合。意未識其孰竒且險也。余與玉蟾趙超不能進。乃胥議就別途。而土人履之如平土。川東諏訪古城。江馬氏累世所據。江馬氏其先出於參議平經盛。屋島之敗。經盛妾抱其遺孤。改孀北條時政。因得育之。及長。稱江馬小四郎輝經。材武出眾。義時嫉而逐之。遂威服高原一郡。居之十五世孫。曰常陸介時經。其子曰左馬頭時盛。時盛子輝盛。又稱常陸介。屬武田氏。與三木久安屢

交兵。天正間。為姊小路支族小島時光所滅。一曰。三木氏討滅之。自輝經至時經。其間世次闕佚。不可考。古今治亂記。載江馬常陸。不時宜。而謂之能登人者。恐誤。沿西岸而行。左右山巒爭峙。如筍如卓。如奔馬。如怒猊。連亘者為崇墉。特絕者為廈屋。水流其間。紆餘委折。與危石相激。忽感忽伸。散而成紳帶。躍而成龍角。實天下之偉觀也。至剖石村。斫巨石通路。其間極隘。側身而過。歷吉箇原。山益峭。水益駛。路傍灌木鬱然。枝掛古苔。鬚髮垂如翠。

髮。文海披沙。所云樹衣也。水次有一巨石。遍體鱗紋。斗出岸口。殆如巨蟒蟠屈狀。川流為其所盤束。紺碧漩渦。名曰蛇淵。此間絕不見行人。惟樵斧之聲。丁丁起於遙谷。與水聲相和。物象淒絕。不可久竚。忽見兩山隔水對峙。屹如門闕。左曰東漆。右曰西漆。相傳每歲中元之夕。東漆之下。龍燈懸焉。抵茂住村。云隔水山間。時見火光。試至其所。則無有。或以為神藥之精。或以為名玉之氣。聞之地。舊有銅坑。湮塞既久。因憶朱子語類載。嘗送堊開善。望

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壙。蓋亦是物已。至中山村。樹多橡。土民常畜其實。和飯喫之。村盡有關。留行券而去。關外古木挾路。涼意可掬。抵一谷。高原川與宮川合派。成丁字勢。川身差殺。而水勢益急。飛越二州。以此為界。有籠渡。其制立巨木。亘以大繩。長十六七丈。盛人於藤蓐籠。以駕之。又約細繩於籠底。兩岸之人。相汲引。使之游動往來。余視土人先渡者。至中間。則搖蕩幡幡然。而狎視不以為意。余前怯。

於藤橋。豈容再怯。乃決意就渡。洵是行之一鬼阨也。按水經注云。度葱嶺。入北天竺。其道艱阻。崖岸險絕。有水名新頭河。懸絙過河。兩岸相去八十步。又海島逸誌云。西洋凡有過渡之處。不用舟楫。皆用籬竹數十片。編為竹筏。不用篙楫。只用大藤一條。長數十丈。橫亘東西。兩岸或立木為竿。以繫之。或繫於大樹之根。又以小藤數條。結於筏。繫大藤之上。欲渡時。數人手挽大藤。循藤而過。二書所載。蓋亦此類。既上岸。見一竦石。鐫市河寬齋籠渡詩。

北道遊覽卷上
三
碧蘚半蝕。隱隱可讀。歷蟹寺村。至猪谷宿。民家太壞陋。布藁而坐。浴用牛槽。覆敝被而卧。

五日。過片懸村。澗流鏘鳴。林木森蔚。境雖陋。而景則美。出村。又陟嶺一里。歷菴谷岩井二村。山圍始解。眼界頓寬。渡筱津川。秋漲殊急。篙師併力撐之。乃能得橫絕。稍行得巨原。平楚蒼茫。抵黑崎村。東見一山。蘄蘚挺秀。勢逼霄漢。不問而知其為立山焉。數折遵村路。稻田彌望。黃雲如海。歷今泉中埜二村。至富山城下宿。市井富贍。人煙稠密。此地昔稱

安住城。小堡也。神保氏居之。天正八年。佐佐成政。自越前徙治。始成巨邑。其後闔境延燎。久為廢地。寬永十八年。加藩支封。淡路守某。就封築城。稍復舊時云。是行欲登立山。觀所謂四十八地獄者。至此則聞朝山者。限以七月。既入八月。涼風微起。則洄寒冰雪。至者每輒手足皸瘃。又或沒為火坑之鬼。故廟祝要人於路。深誠濫陟。余為之悵然。實為一大慊事已。

六日。訪加藤士武敘齋。大野士文亦來晤。皆昌平黌

舊識也。二子要余出遊。乃相携出城。有神通川。發源飛山。至此篠津山。田熊野諸水。皆合注之。洶波浩渺。非一葦所抗。因編浮梁。以通往來。長百十數丈。中間張鐵索。以取牢固。若值霖潦大至。則沙磧皆沒。滔滔如海。故每積雨。時豫撒浮梁。以洩水勢。云。忽見有人羣聚沙磧。士武曰。是川樵也。飛山之民。伐木析薪。其柈流而至此。埋沒沙底。賤民輒獲之。以助生理。川樵之目太奇。阿物尼所咏。鹽木國詩亦近是。過屋閉。得一大阜。匝境遍植櫻樹。呼曰

櫻花溪。花時之盛可想。其頂四望敞豁。東有立山。巍然。諸山左右附麗。如王者冕旒立朝。群臣拱侍於下風也。西有加之白山。遙挺雲霄。如仙姝之照鏡。其前洋波滉漾。灣坳隱約。風帆煙楫。往來明滅。後則飛山一簇。翠黛如畫。既而士武啓所齋厨。觴佐興。相偕激賞。不覺頽然一醉。時西日稍傾。乃相扶而下。沿溪而東。此水屬山田川支派。灌溉封田四萬石地。故呼曰四萬石用水。至長岡村。有寺曰真國寺。鐘魚寂然。如造別境。就借禿房。啗噎一刻。

以度餘歡。又至溪橋。再傾殘樽。洗觴更酌。餘興勃然。逼曛夕而回踵。途中雷雨俄作。走入叢祠避之。食頃即霽。與士武士文分路。歸逆旅。是夜士文復來話。

七日。將赴金澤。士武送至東郊。敘別。抵小杉驛。放生津在其北。天文間。藤亞相實規。為長尾為景所殺。即是渡大門川。抵高岡驛。市邑雄麗。列肆繁錯。隱然一都會也。北一里有守山古城。神保安藝守氏春河據氏春。畠山氏八良之一。後屬織田右府。頗

顯於北方。守山西北。曰氷見浦。木曾宣公放馬測海水淺深處。渡莊川。歷竹埜福岡諸村。其南則貴船村。有石黒左近城址。石黒氏越中舊族。至天正間而滅。渡小矢部川。至今石動驛宿。人家製簾。織出山水花石人物狀。極工可愛。

八日。過埴生村。有八幡祠。昔宣公謁之。使大夫坊覺明為祝辭。以禱戰勝。其書至今。藏廟祝上田氏。攀栗柄嶺。峭壁連排。中通磴道。間關而進。山勢蛇蟻。自能之寶津山來。至此截然下臨深谷。地勢奇險。

北道遊覽卷四
與東道之函嶺匹似。宣公坑沒平兵七萬。即此地。既極其頂。右見海如玦。相傳古昔所稱礪波關。在此頂。其址今不可的知。稍下則加越分界之所。有寺曰長樂寺。置一巨龕。栖不動明王。猙獰可畏。殆非凡工摸雕所及。傳言西竺善無畏三藏造。寺北為單騎逕。為源氏峯。亦係古昔戰爭之地。既而黑雲掩空。雷鳴殿輻。疾步而下。抵竹橋驛。回顧栗柄嶺。已為一抹雲霧矣。宿津幡驛。

九日出驛。道左群山邈迤。朝日松根一條寺壘址。皆在其間云。行四里。抵金澤城下。投森下街。倩導至郭門口。仰望樓櫓。又觀士大夫郎舍。其規度不貴華潔。而以堅實為主。所以為侯國之冠冕歟。市中百物殷賑。州人稱曰小江都。非虛誇也。

十日。朝訪毛受伯龜。伯龜祖正助。仕柴田勝家。北莊之役。以義勇殞命。今則伯龜以文藝仕。彼此一時。其所值異也。置酒罄歡。午後相伴出。訪平井某。亦舊識也。遂同登城西觀音山。城樓闕闕之雄。皆萃於一矚。稍下過溪橋。得一幽境。連屋枕流。水樹清

遠。又擊鮮命酒。歸途見木下仁平母。仁平。錦里先生後孫。時游在江都。余嘗與之親善。故存問之。過神護寺。照祖廟在焉。金碧晃耀。暉映林木間。其山曰北叡。擬東叡也。暮夜踏月而還。

十日。訪廣瀨順卿。一茶而別。午後束裝就程。逆旅主人。給路引一通。平井某。送至市端。春日祠下告別。自此取舊路。至津幡宿。

十一日。賃馬而發。至栗柄嶺。馬躓而仆。余遽然飛下。幸免為平族餘鬼。買舟小矢部川。達於高岡。宿小

杉。

十二日。取路田間。南眺富山城。抵下村。民家浚井。道上疏水縱橫。行人皆揭而過。蓋北道行旅稀少。故道途之慢。大率如此。過岩瀨驛。神通川至此注海。源廷尉過如意渡。為舟人所詰。蓋此地驛外。遵海而行。遙與能州相望。雪浪奔激。響挾百千雷霆。是行望海之壯。以此為始。至水橋驛。渡常願川。舟膠淺沙。乃脫行滕。揭之。過高春村。至滑川驛宿。昔豐公之攻佐佐氏也。成政多發精兵。扼栗柄之險。豐

公直自能海飛舸至此。進逼富山。成政狼狽不能禦。遂降。今觀地勢。想其兵略。使人感歎不已。十三日。渡早月川。又渡門川。松倉古城。在上流。一曰鹿熊城。其要阨為關州第一。當南北分爭之際。桃井播磨守直常與斯波越中守義將交兵。前後據為根窟。其後上杉氏與佐佐氏屢爭此地。其得形勢可知。抵魚津驛。此際每歲除海潮皆乾。約可一里。猶他州重三之候。且一歲之中。屢見海市云。此地故有巨城。上杉黃門置河田長親戍之。天正十

年。織田右府使佐久間元盛。佐佐成政諸將來攻。黃門乃躬陣天神山。以為長親援。既而會瀧川一益。森長可欲擣春日山之虛。黃門遽然反旆應之。計長親子立不可支。遣使喻之去。長親辭曰。臨難苟免。殊非臣志。及城將陷。與其裨佐十三人。皆記姓名於簡。係耳自裁。實六月二日也。是日右府弒於京師。中日而凶訊至。諸將錯愕引去。若使此報早三日。則不獨長親不殞其命。亦不必無勝算也。黃門深贊其義。而益惜其死云。渡片貝布施兩水。

其南即天神山。長尾為景戰死處。抵三日市驛。相傳古昔所稱櫻井莊。實係此地。自此路岐成兩。左由入膳橫山二驛為捷。而黑部四十八灘。分流於其間。乃迂行就大路。抵愛本驛。有一橋。其制設五層。架於兩壁。架上侈下縮。以次豐殺。亘橋於其上。長三十三丈。無楹柱以承之。而坦平如砥。可謂奇巧矣。俯瞰窈然深黑。奔湍雷輶。使人脚酸目眩。橋側人家。賣綠筠粽。味殊佳。過舟美驛。小川溫泉。距此三里而近。其湯宜百疾。浴者赴集。山間成市聚。

玉蟾少痛。賃馬而去。投泊驛。道右有小塚。權平古壘。權平。佐佐氏之老。

十四日。滯。

十五日。海岸之地曰宮崎。治承四年。高倉親王與三位源賴政。謀討平氏。事泄。為其所先。敗走宇治。有讚岐前司重秀者。竊負親王第五子某。脫走來寄於此。木曾宣公奉之。供給甚謹。當時稱曰北陸宮。又曰木曾宮。壽永元年。安徳帝播遷西海。宣公因欲立之。法皇不可。宣公執奏不回。

乃卜之。不吉。竟不得立。至追捕公之時。還京居。嵯峨。所謂今屋殿是也。抵塚驛。加侯之封。東盡於此。置關誰何太嚴。留路引而出。渡堺川。二越之鴻溝也。過市振驛。永正六年。上杉定實擊敗長尾為景。即此地。東曰不知親。其地隋崑亂時。約可一里。其下當潮汐之衝。道路屢沒。故行人候間走過。若值風潮猝至。則避入崑竇。方是時。步武遲速。倏為死生。雖父子之親。不能相知。所以有此目也。至秋冬之交。朔風捲海。怒浪激盪。則比日往來不通。蓋北

州第一奇險也。是日天氣和靜。不知其可畏而過。可謂至幸矣。過此有村。曰風浪。其次驛承之。曰外浪。皆倚山而設。與所由孔道。高下懸絕。至宇多驛。亦然。蓋瀕海之地。奔潮驟到。害不可測。故如此。按歌濱名。顯於曩時。邦語歌為宇多。則或指此地。有巨石崩墜。果道而橫。其間不可駢行。行旅至此。卸馬馱而步擔。故呼曰回馬崑。崑東一路。在長瀝間。潮水往往來沒脛。右見竦崑突起插空。名倒駒。傍有勝山古城。天正十三年。豐公既降。佐佐氏輕隊

來此。請與上杉黃門相見。守將須賀修理。見其寡
衆。欲擊殲之。黃門感其推誠不疑。自糸魚川往會
之。遂約為君臣。豐公之勇膽機智。制服群雄。率皆
類此。崑腹有飛泉。濺濺脉吐。其下白沙承之。滲盡。
呼曰鶴瀑。過青海驛。渡青海川。歷田海須澤諸村。
有比賣川。黃浪洶蕩。疾如奔馬。篙工刺舟。稍將近
岸。即取索投之。岸上之人受之。極力輓引。始得達。
發源信之比賣嶽。而久瀨川。松川。平川。皆合。為此
巨浸。及春時。雪水大至。則往往津絕云。投糸魚川

驛。是夜實為中秋。坐樓待月。天水渺然。水輪湧出
其際。一望晶徹。恍如廣寒世界。真是偉觀。但恨潮
風颯爽。不能久玩。

北道遊簿卷上終

七

